

皇朝文鑑

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惟說上

石介

惟說下

石介

唐說

尹源

雜說

劉敞

進說

王安石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稼說送張琥

蘇軾

剛說

蘇軾

雜說

蘇軾

惟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性矣夫三
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
為彗孛可性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
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性也夫君南面臣北面
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
子敵於父可性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性也夫中國道德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繫也而淫
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性也夫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
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
可性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
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性也
人君見一日食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
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性也乃避寢減膳徹樂
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
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
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
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性既不能禳除之
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
則能知其為人之性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
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
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性既不能厭勝

之又尊奉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爲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恠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侯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聞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侯楊億之道滅乃發其盲聞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

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利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尚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民見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數

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二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民逆堅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 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日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

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攬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問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仕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 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上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錫切沉浸灌養行字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字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爲季氏史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免失也取焉而又不待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之好惡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禮智而道之仁義而主靜致微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稼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

亦超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

却起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愠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愠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起謂之不孝可乎使起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起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聞三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

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勿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相溫之所成殆過于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元德唐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于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弩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

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相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

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祕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而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醉

翁亭記此大妄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王

令

師說

王

令

葬說

程

頤

史說

張

舜民

吊說

呂

大鈞

芻說

陳

瓘

戒

治戒

宋

祁

福州五戒

蔡

襄

行舟戒

江

休復

毀戒

王

回

嫌戒

王

回

戒子孫

邵

雍

女戒

張

載

迂說

王

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

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

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二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滯邪勸其疆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

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貲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湎更數十氏唯唐爲近古大抵財追廢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治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己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彊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懲勉之且猶患其疵窳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

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喑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獲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繼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矣矣今之名師者徒使人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

葬說

程頤

上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色土之光潤一作草木之茂盛一作生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
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頃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
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五
道路避村落遠升窰
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涸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
略也若夫精晝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火焚
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寢
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
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
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
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
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
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
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
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
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

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
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
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
顧必使之至於盡數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
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
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
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
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然陽
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
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
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
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
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
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
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
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
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蕡
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爲已之不若
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

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它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舍襚以周其急朋友親送以進見士喪禮疾則致舍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將葬則助其事儀爲志原舉母死孔子助沐博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非從主人也其從柩也葬於鄉黨反垣曰食老耄曰丘止柩就道右其掩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待盈坎見難記祖而贈焉謂用車馬所則贈而士喪禮不足則贈焉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贈贈之後又公不足則贈焉知生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贈贈之後又公則相焉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此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荅某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以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主人之獻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末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食以爲禔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庶色異衆嫌幾其可也

芻說

陳 瓘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

以疎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爲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寒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反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聞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旣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

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度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折父讖之及其座厲以須之得聞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調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宜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爲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譎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

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廬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譖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欽用濯浣之衣鶴裳裏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孺然高然矚矚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思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韡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

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宅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翼引母作方相備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巧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言公昔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亡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言公云何昔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諂矣

福州五戒

蔡 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

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靡費已而校奩索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井商賈欺謾大率剝削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啗曾

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榜者無以翼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縛纜以維之固其棹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有衝擊排壓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拯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推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

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爲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爲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爲日有之彼訊一人爲日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然者尚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

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女戒

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柔順是曰天明顯天之是是其帝命女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汝家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惟何無違夫子婦也無然阜阜與言也無然訛訛共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則戒斯在王姬肅雍酒食是議文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匪謹爾賓薦實室玉爾奩且素爾藻絢絢絢絢絢竹席爾是焚念爾書訓思訓文思爾退安居之康